

明·宋 濂著
顧頡剛標點

諸 子 辨



香港太平書局出版

諸

子

拜

音

兒

孩

諸子辯

明·宋濂著
顧頡剛標點

出版兼發行：太

平

書

局

(香港高士威道十八號)

經售處：各

大

書

局

承印者：南

昌興記印務公司
(香港德忌利士街四十二號)

定價：港

幣 一 元 二 角

(一九六二年九月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序

自從古史辨第一冊出版後，許多人知道我曾在五六年前輯集辨僞的文字，很勸我把這些東西整理付印。我既拗不過他們的好意，但也找不到時間把搜得的材料整理就緒。因想宋濂的諸子辨卷帙最少，不妨先印出來，稍塞讀者們的實望；並且可以把它作一回嘗試，如其銷場不壞，以後還可以陸續印些大部的辨僞著作，如萬斯同的羣書疑辨之類。所以現在便把這書印出來了。

這書原來編在宋濂的文集裏，沒有單行本。我最早知道它，是由于姚際恆在古今僞書攷的短序中說的「明宋景濂有諸子辨，予合經史子而辨之」一句話。但我並沒有宋濂的文集，所以不曾讀到。直至民國九年十

一月中，因標點古今僞書致而檢得此書，一爲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浦江傅氏刻宋文獻公集本，一爲京師圖書館所藏明刊宋學士全集本，便依據了這兩本鈔錄了。可惜這兩本的刊刻都不精，誤字很多。現在發印此書，凡兩本異同處，擇善而從；至於兩本一例錯誤的地方，非灼知其爲某字之誤，則不輕於改正，因爲恐怕隨意改了反而更錯。標點舊籍是很不易的，希望讀者諸君肯把我的誤處隨時見告。

宋濂是明朝的開國功臣，主修元史，這想是大家都知道的。他生於元武宗至大三年（一三一〇），卒於明太祖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年七十二。這本書是元順宗至正十八年（一三五八）做的，他那時年四十九。那時明太祖的將鄧愈打下了建德，宋濂遣妻孥到諸暨山中避難，自己獨住在浦江很寂寞，便把平日積蓄的意見寫成此書。在跋上看，他著這書始於

是年三月丙辰（十八日）之後，至六月壬午（十五日）脫稿，不滿三個月。因爲家室屢次遷徙，沒有書籍存留，單憑記憶，所以寫得並不詳細。過了兩年，他就受明太祖的徵召了。

宋代辨僞之風非常盛行，北宋有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王安石等，南宋有鄭樵，程大昌，朱熹，葉適，洪邁，唐仲友，趙汝談，高似孫，晁公武，黃震等。宋濂生在他們之後，當然受到他們的影響，所以他的書裏徵引他們的話很多，尤其是高似孫，黃震二家，而此書的體裁也與子略和黃氏日抄相類。接着這書的，有他的弟子方孝孺，遜學齋集中讀三墳，周書，夏小正諸篇和他的鄉後學胡應麟四部正譌諸書。這一條徵小而不息的川流流到了清代，就成了姚際恆的古今僞書攷，公然用了一個「僞書」的類名來判定古今的書籍，激起學者的注意了。

我們現在要表章這些著作，只爲它們的作者肯用一點自己的心思，能給與讀者一個求真的暗示之故，並不是說他們的批評和攷證都是很精確的。老實說，在現在時候，這些著作是早該沒有價值的了。即如此書，你看宋濂在序跋中所說的話，咸見何等的重，竊度何等的迂腐，他簡直是董仲舒請罷百家的口氣。他恨不使莊子受孟子的教誨，恨不強葛洪改學六藝，恨不把公孫龍子燒燬了。他一方面既以吳子的「五勝者禍，一勝者帝」的話爲然，一方面又以吳起的「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的事爲合理，這是怎樣的矛盾自陷？他稱許尉繚子的「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的話爲慈仁，卻忘記了本書中向有「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威加海內」等鼓吹殺人的話。這種遮遮掩掩，縛手縛腳的態度，真使我們看了難過。就是考證方面，也有許多很淺陋的地方。如他信鬻子非僞書，而其理

由只是「其文質，其義弘。」他不信化書爲宋齊丘作，而其理由只是「使齊丘知此，則何爲不得其死也？」（裏面自然也有很好的，如亢倉子，子華子，淮南子，文中子諸條。）總之，他是用善惡功過的信條來論定古書的真僞的。這種的觀念，在現代的學術界裏是絕對站不住的了。

我們既經看出他們的態度是衛道的態度，他們的思想是淺薄的功利思想，入不得現代的學術界的，爲什麼還要表章他們呢？唉，這原是我们學術界裏的公同的羞恥！我們的學術界真是太不長進了，在十四世紀是這樣，到二十世紀還是這樣，宋濂們的孤陋的見解比較了現代的一班陳腐的學究的頭腦尙算得是新穎的。我們現在要做一種開新的工作，還不得不從他們一輩人說起，請他們一輩人做我們的先導。我希望這書出版之後，大家看了，知道在五六百年以前已經露出了這一線的求真的微光，便想

起我們生在今日，應該怎樣地努力，使得我們的成績可以超過他們。若是我們連這一點也沒有，甚至於捧了偽書當法寶看待，豈不令古人在地下笑人！

再有一層，我們也須知道的。我們現在能有這樣清楚的頭腦，能般作出比古人精密的考證，滿目看出古人的錯誤，這並不是我們比古人一概聰明，乃是我們遭值的時勢比古人一概好。我們固然要不辜負自己的「一切要求解放」的時勢，但也須原諒古人在他們的「不許發展自己理性」的時勢之下所作的貢獻。在他們那樣的時勢之下，能有這一點懷疑的趨向，一點一滴地留傳給我們以零碎的疑古的遺產，使得我們增加了許多尋求真理的勇氣，這真是可以感謝的呵！

我常說，只要大家在作一件事時肯想一想，世界的進步不知將怎樣

地快。讀者們，如果以我這意見爲然的，請在讀這一本書時就想一想罷：「我們對於他所批評，所考證的應不應信它？如其我們對於他的話覺得不對，我們自己便該怎樣做？」

顧頡剛。

一九二六年七月廿七日

諸子辯目錄

序	一	頁數
諸子	二	
管子	二	
晏子	四	
老子	五	
文子	七	
關尹子	九	
亢倉子	〇	
鄧析子	一	

鶡冠子	一二
子華子	一三
列子	一四
曾子	一七
言子	一八
子思子	一九
慎子	一九
莊子	二〇
墨子	二二
鬼谷子	二三
孫子	二四

臭子	二六
尉繚子	二七
尹文子	二八
商子	二九
公孫龍子	三〇
荀子	三一
韓子	三二
燕丹子	三三
孔叢子	三四
淮南鴻烈解	三六
楊子法言	三七

抱朴子	三七
劉子	三九
文中子	四〇
天隱子	四二
玄真子	四二
金華子	四三
齊丘子	四三
聲隅子	四四
周子通書	四五
子程子	四六
跋	四七

諸子辯（一名龍門子）

諸子辯者何？辯諸子也。

通謂之諸子何？周秦以來，作者不一姓也。

作者不一姓而其立言何？人人殊也。

先王之世，道術咸出於一軌，此其人人殊何？各奮私知而或鑿大道也。

由或鑿大道也，其書雖亡，世復有依倣而託之者也。

然則子將奈何？辭而辯之也。

曷爲辯之？解惑也。

管子一卷，楚鬻熊撰。熊爲周文王師，封爲楚祖；著書二十二篇，蓋子書之始也。藝文志屬之道家，而小說家又別出十九卷。今世所傳者，出祖無

擇所藏，止十四篇。崇文總目謂其八篇已亡，信矣。

其文質，其義弘，實爲古書無疑。第年代久遠，篇章舛錯，而經漢儒補綴之手，要不得爲完書。黃氏疑爲戰國處士所託，則非也。序稱熊見文王時年已九十，其書頗及三豎曲阜時事，蓋非熊自著，或者其徒名「政」者之所記歟？不然，何有稱「昔者文王有問於鬻子」云！

管子二十四卷，齊大夫管夷吾撰。夷吾字仲，其書經劉向所定，凡九十篇；今亡十篇。自牧民至幼官圖九篇爲經言。五輔至兵法八篇爲外言。大匡至戒九篇爲內言。地圖至九變十八篇爲短語。任法至彘五篇爲

區言封禪至問霸十三篇爲雜篇。牧民解至明法解五篇爲管子解。臣乘馬至輕重庚十九篇爲管子輕重。予家又亡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輕重庚五篇止八十一篇。題云「唐司空房玄齡注」或云非也，尹知章注。是書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絕似曲禮者，有近似老莊者，有論伯術而極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汙者，疑戰國時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書成之；不然，「毛嬙西施」「吳王好劍」「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亂」「事皆出仲」後，不應豫載之也。朱子謂仲任齊國之政，又有「三歸」之溺，奚暇著書其說是矣。

先儒之是仲者，稱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爲富強，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裕如；心術，白心之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匡天下，致君爲五伯之盛，宜矣。其非仲者，謂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稷，公劉，大王，